

第一章 主要問題

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人們與世界具有種種的想法。我們和他人討論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或者奇特的事物。我們也和他人交換彼此的想法，瞭解對方相信些什麼或渴望些什麼。一般來說，我們的思想表徵了世界上的事態與人們的種種心理狀態，而我們以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這些想法，透過語言的溝通，我們能與他人分享這些資訊。在哲學的分析中，每個人所具有的種種思想被稱為「心理狀態」(mental state)，在構成上可分為心理態度(attitude)與心理內容(content)兩部分。心理態度指的是我們關於世界的不同心理取向，例如相信、欲求、討厭、希望等等。心理內容指的是我們的心理態度所關乎的命題，這些命題表徵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心理狀態能透過語言表達出來，具有語句般的結構。例如，「思想者 T 相信說(believe that)今天太陽很大」這一句話表達了思想者 T 的一個心理狀態，在這句話中，「相信」表達了 T 所具有的心理態度，「今天太陽很大」則表達了 T 所相信的事情。以一個較為形式化的說法來講，在「思想者 + 某態度 + 說(that)_____」的空格中所填入的語句，表達了我們特定類型的思想的內容。

一般而言，我們以歸屬心理狀態的方式來解釋與預測一個人的理性行動。說一個人具有什麼樣的態度，可以由這些態度在此人的理性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決定出來。例如在常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中，一個人 P 在雨天時撐傘的行動，可以被解釋成由於 P 相信現在在下雨，而 P 不希望他被雨淋濕，並且相信撐傘能夠幫助他達到這個目的，導致了 P 做出這樣的行為。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態度都帶有不同但相干的心理內容，而這些認知資訊對我們解釋一個人的合理性行動來說，也是必要的。例如，如果 P 相信現在在下雨，但是他想要的卻是痛快地淋一場雨，那麼我們對他的行動的解釋和預測，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節 內容外在論

不過，我們的思想內容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是什麼樣的事實決定一個思想者—例如我自己—是在想某事 a、而非另一件事 b？有什麼樣的標準可以來決定我的思想論述(mental discourse)—即關於我的心理狀態的報導或歸屬(attribution)—是表達某一思想 p、而非思想 q？在哲學傳統中（或者某些常識觀

點中)，有些人認為一個人在思考、相信、欲求些什麼，是由這個人本身的條件所完全決定的。某些哲學家主張，一個人在想些什麼，就看他能否在透過仔細的內省或其他直接的方式，清楚地分辨某一思想內容和其他內容的不同，以及這個思想和其他思想之間的構成關係。而當代的一些哲學家則主張，一個人的心理內容，就是在此人的行動中扮演不同功能或機制的內在狀態，而科學研究最終能夠指明這些狀態為何。由於這些哲學家都認為一個人本身的條件，能夠完全說明一個人的思想內容為何，我們或可稱這樣的主張為「心理內容的個體論」(individualism of mental content)，或簡稱為「個體論」。

然而，當代某些哲學家卻論證說，這種個體論假設是錯誤的。他們以各種方式顯示出，要說明與個別化(individuate)一個思考者的思想內容為何，不能光靠思想者的內省或者說明他本身的內在條件，而必定要涉及那些與思想者發生關係的事物。他們主張，一思想者的思想內容部分是由這個思想者之外的其他環境因素所決定的，例如環境中的物理事物或者其他的思想者。這種主張一般被稱為「心理內容的外在論」(externalism of mental content)，或簡稱為「外在論」。(在對比的意義下，前述的個體論又可被稱為「內在論」)

出於各種理由，外在論遭受了許多的反對。其中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外在論似乎與我們一般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觀念不相容。

第二節 自我知識的觀念

自我知識是指我們對自己的心理內容，所具有直接的、非推論的、非經驗性的知識。我們要知道他人的心理狀態與內容為何，通常必須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包括說話）或者根據這些觀察的推論；但我們要獲得關於自己的心理狀態的知識，卻不用如此。這種差異也反映在理解語言上的差異。當一個人 T 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做出自我的心理歸屬時，好比說「我相信新竹位於桃園的南方」，如果沒有其他理由證明 T 有說謊之嫌或者是不理性的說話者，作為聽眾的我們通常會推想 T 說的這句話為真，而且推想 T 知道自己講這句話在表達什麼樣的心理態度與內容。但是，如果 T 以其他人稱的方式對他人做出心理歸屬時，例如「張三（你、他）相信新竹在桃園的南部」，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卻不會理所當然地做上述的假定。這顯示出我們在理解第一人稱式的自我歸屬時，通常推定(presume)

說話者處於一個聽眾所不具有的地位，比他的聽眾更明白他在說什麼。這種不對等的理解方式一般被稱為「第一人稱權威」(first-person authority)，表示第一人稱式心理歸屬具有其他人稱式的心理歸屬所沒有的權威性格。

第三節 內容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否相容？

問題產生於此：我們一般認為，我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內容，具有非推論的、非經驗性的知識，但內容外在論者主張說，我的心理內容部分地是由我之外的其他事物所決定的。而如果我的心理內容是由我之外的事物所決定的，那麼我為什麼能夠對這些內容具有直接的、非推論性的知識呢？乍看之下，如果外在論為真，我們的自我知識觀念就會被說成一種幻覺？一個可能的論證如下：

- (1). 根據自我知識的觀念，我對自己的思想內容具有直接的、非推論的與非經驗性的知識。
- (2). 根據外在論，我的思想內容部分地是由我之外的外在事物所決定的。
- (3). 這似乎是說，如果我要知道我的思想內容，我必須要先知道相干的環境因素。
- (4). 要知道相干的環境因素，我必須對我身處的環境進行一些經驗調查與研究。
- (5). 若此，我就不可能對自己的思想內容具有非推論性與非經驗性的知識。
- (6). 結論：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不一致的。

外在論的反對者主張，由於外在論看來與我們日常觀念相衝突，外在論對我們心理內容的解釋必定是假的。然而，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不一致的嗎？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哲學家之間爭辯，值得好好討論。博之(Tyler Burge)在內容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議題上，提出許多重要的說法，並且引起廣泛的討論。本文將選擇以博之的外在論主張與他對自我知識的說法作為切入點，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第四節 博之的外在論與反對意見

博之主張我們的心理內容，部分是由我們身處的物理環境與社會脈絡所決定的。他以一些思想實驗顯示出，保持一個人各種物理、生化條件與行為傾向、內省狀況等，此人的思想內容會隨著我們身處之語言社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並且修正了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提出的雙生地球(twin earth)思想實驗指出，保

持一個人本身的條件不變，一個人的思想內容亦會隨著物理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這些思想實驗一方面指出了個體論是錯誤的，一方面指出了事物的性質與語言社群的語言標準，對解釋與個別化我們的種種思想內容，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對於上述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衝突，博之認為那僅僅只是乍看之下會有的誤解。博之提出了一個基本自我知識(basic self-knowledge)的觀念，來說明為何自我知識具有其他種知識所沒有的權威性格，並診斷說這些表面上的衝突，來自於以一個錯誤的模型（笛卡兒式的模型）來理解自我知識與外在論；只要澄清了相干的誤解，並且放棄關於自我知識的錯誤模型，那麼我們自然能看出兩者的相容之處。

然而，問題沒有這麼好解決。同樣是一個外在論者，戴維森(Donald Davidson)指出，博之主張的某些外在論說法，尤其是博之對社會因素的刻畫，會有損我們的自我知識的權威性。在博之對社會因素的描繪中，他主張一個思想者有可能被歸屬某些心理內容，但這些心理內中之中卻包含了某些概念，是思想者有所誤解或一知半解的。戴維森認為，博之的這種說法會導致『我們對自己的心理內容有所誤解或一知半解』的結果，而這好像是說我們不總是完全清楚自己在想些什麼。戴維森根據他對溝通活動的看法指出，這樣的結果是不可能的。在溝通的活動中，一個說話者一定要知道自已的話語在表達什麼，否則溝通將無法進行。戴維森提出論證說，博之的（部分）外在論主張不能恰當地解釋我們的心理內容是如何被決定的。

問題不僅止於此。麥肯錫(Michael McKinsey)與布朗(Jessica Brown)兩人針對自我知識的認知方式與認知地位的基本原則，對博之的相容論觀點提出質疑。粗略的來說，我們要獲知關於外在世界的各種資訊，往往要透過經驗以及立基於經驗上的推論，這些知識的認知地位因此是經驗性的或後驗的(empirical or posteriori)。相對的，我們對自己的心理內容能夠具有非推論的、非經驗性的知識，這種知識的認知地位是先驗的(a priori)。由於認知方式上的差異，我們對世界只具有經驗知識，但我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態能夠有先驗的知識，這樣的事實一般被稱為「特殊管道原理」(principle of privileged access)。然而麥肯錫等人論證說，從博之的理論中可以導出『我們有可能憑著我們對自己心理內容的先驗認知管道，而先驗地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資訊』這樣的主張。若此，博之的外在論顯

然是個不可信的理論。

另一方面，伯侯申(Paul Boghossian)從一個認知證成的觀點，質疑博之的基本自我知識觀念。博之主張我們對自己的思想所下的二階判斷就是一種基本的自我知識；由於這種判斷是自我指涉與自我證實的，下判斷本身就使得判斷為真。然而，伯侯申以一個證成的內在論(internalism of justification)立場——亦即思想者必須對自己的知識給出理由——出發，論證說博之的這種講法，會把自我知識說成是一種認知上不實質的知識，好像不根據什麼理由就可以構成知識。伯侯申進一步的論證說，在外在論為真的前提下，我們將無法透過對自己心理狀態的內省而知道這些心理狀態為何。因為，如果我們的心理內容是由我們與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的話，只憑著內省而不透過經驗調查，我們無法分辨特定的思想以及其他相似的思想，如此我們就沒理由說自己知道的思想為何；我們的自我知識將會失去認知上的保證。

伯侯申的另一個不相容論的論證，引發了關於記憶的本質的討論。他論證說，按照博之的一個思想實驗，一個思想者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具有自我知識，在他記得這個自我知識的前提下，這個思考者稍後卻無法憑藉這個記憶，宣稱說他知道他之前所知道的思想內容。伯侯申主張，會有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因為思想者忘記了任何事情，而是因為在外在論成立的前提下，思想者一開始就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什麼。

第五節 本文的立場

上述種種問題對博之的內容外在論似乎造成了很多困難，並且涉及了許多議題的討論。本文的立場是支持博之的外在論主張以及他對於自我知識觀念的解釋，並且試圖替博之提出辯護。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我們將可以發現引起『外在論與自我知識是否相容？』這個哲學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透過對這些癥結點的釐清以及替博之所提出的辯護，我們要顯示出外在論與自我知識兩者沒有不相容之處。

第六節 章節安排

下面說明本文的章節安排。本文一共分為六章，除本章之外，其餘的章節說明如下：

第一章 博之的內容外在論

本章我們討論的重點有二：

- (1). 博之以一個思想實驗指出說，保持一個思想者所有的個人條件，一個思想者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會有不同的心理內容。這顯示出個體論的假設是錯誤的，並顯示出社群中的其他說話者的用語標準，對個別化一個人的心理內容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稱這個主張為「社會外在論」，並將詳細討論它的內容。
- (2). 博之引述普特南的雙生地球思想實驗，並承認其結果，認為思想者環境之中的物理事物亦是決定心理內容的因素之一。我們稱這個主張為「物理外在論」。然而，博之以他的社會外在論與對於心理內容的看法，修正了普特南所持的主張。透過博之對於普特南的討論與批評，我們將更清楚他的內容外在論的主張為何。

第二章 博之論自我知識

本章主要討論兩個問題。

- (1). 第一個問題來自於戴維森對博之的社會外在論所提出的批評。戴維森認為社會外在論不僅有損我們的自我知識觀念，而且不是一個關於我們心理內容的恰當說明。我們將要討論戴維森所提出的論證，並且以博之的主張替博之進行辯護。我們還會顯示出博之的外在論事實上沒有戴維森所說的那些缺陷。透過這樣的討論，我們將能看出博之的主張容易引起不相容論的疑慮之處。
- (2). 第二個問題是一般對於自我知識與外在論在理解上會產生的表面問題。博之提出一個基本自我知識的觀念，說明為何外在論與基本自我知識的觀念是相容的。他並且對表面問題提出了一個診斷，指出表面問題根植於一個關於自我知識的錯誤解釋模型。

第三章 內容的外在論與先驗的自我知識

本章將討論來自於麥肯錫與布朗所提出的不相容論證。他們根據博之關於外在論的種種主張，論證說博之的外在論與特許管道原理是不相容的。我們將詳細討論他們的論證，並以其他哲學家對他們的回應來替博

之進行辯護，包括了布魯克納對麥肯錫的批評，以及泰伊和麥克勞夫林對布朗的回應。透過這些討論，我們將能夠看出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先驗認知地位並沒有不一致之處。

第四章 自我知識的認知權利(entitlement)

本章要討論的是伯侯申所引發的兩個議題。

- (1). 第一個議題是：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認知保證是否相容？分兩方面來談。一方面，伯侯申認為從博之關於基本自我知識的說法看來，博之似乎是認為自我知識不需要理由就能成為知識。然而，這會把自我知識說成是一種思想者在認知上不負責任的知識。二方面，如果自我知識的認知保證來自於我們能透過內省，分辨不同的思想為何，那麼外在論將會危害到這種認知保證。博之對這兩方面的問題所做出的回應，是訴諸認知權利與證成之間的區分。我們將會詳細討論這個觀念，並且說明我們具有基本自我知識為何一定是合理的。
- (2). 第二個議題是：我們能否依賴記憶而獲知過去的心理內容？伯侯申論證說，按照外在論，我們的記憶內容似乎也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改變，使得思想者無法依賴記憶而獲知過去的心理內容。對這個問題，博之則是透過說明保存性記憶的特色以及指出我們對記憶的認知權利，來加以回應。

第五章 結論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要回答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內容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否相容？